貞觀政要 木

貞觀政要卷第三　　戈直集論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 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

得不愼無爲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爲戒而欲其臣以虞世基爲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日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未必不日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帝爲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爲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爲戒則凡吾之盡忠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爲吾身計也君臣各爲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宵旰相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爲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之貳職]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逗遛遷延也]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臯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居鑑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

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後同）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鑑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顔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顔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為桀紂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顔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

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烏去聲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刼良曰君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强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爲太子請四皓爲輔頼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缶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

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太宗以武德九年即帝位至是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齊相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奔於莒鮑叔為之傅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管仲讎也請得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

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按通鑑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遏絶西域朝貢伊吾既内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自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爲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徵戒之言以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鑑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

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允謹於欽之一辭盖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爲人上者倘太宗君臣鑑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

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皐陶賡歌之辭）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胷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夫音扶以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韈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

禮完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亡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漅音巢垓音該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羌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爲舊君反服古歟爲去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篇之辭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

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名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去聲後同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

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為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敎不興名敎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然但寬於大事急於

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
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
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
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
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
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
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
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况）

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

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

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

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爲堯舜臣爲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日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日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掣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俯之德義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

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歧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爲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

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豈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宮(長音掌)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夫音扶)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

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爲右屯衛將軍武德初弑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後殺浩自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僭過即家國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爲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盖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爲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爲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僞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廼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是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則敗亂亡國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 凡十一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

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之當去聲）則無爲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

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夫音扶)比肩而立(比音鼻)同坐而食遺諸衣冠以為恥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勤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朱氏黼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

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善
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何以一流品
杜將來耶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言至
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
用乂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
實二十五人而言稱二十二人豈亦有以
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
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
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名公以太保
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
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講
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
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
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
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
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爲首何也
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
憂於厚斂擢任專一無避事苟免之患員
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

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貞外之置多於正員壘數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隳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儥倖蓋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儥倖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為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

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都省　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辨六官之儀糺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惟寃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躋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識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知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爲相之體然大臣處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昔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耶太宗敎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

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總判府事刺史見前篇註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

故當時因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說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爲相逢呂尙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呂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果

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爲師然後爲政乎且何代

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赧奴版切愧態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來對帝曰戴冑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大羣任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與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與直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旣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入附已乃引之賢者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恩則不爲已之黨其情二也姦人心旣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

能詠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已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慙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擧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爲大臣而久無所擧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善擧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鑑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羣臣表疏則屛而不奏鞫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以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孫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爲也以若所爲烏知所謂擧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盖未有如已者耳是循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入也屛斥有餘

地矣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
鼻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
後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
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
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爲多士
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
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
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
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
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辨論
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
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
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
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哉問乎如
魏徵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
漢辟名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
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
辟名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為去聲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

令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去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令平聲後同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爲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

小人之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之學騃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禀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

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兼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䟽曰理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旣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爲將相（並去聲後同）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爲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

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擧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而不輒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爲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爲要職治外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還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
大臣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
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舉其人
可也若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
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
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詳察之於已任則
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奧州
縣其户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
統十二牧故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内外之重輕
哉唐有天下於重内輕外之時下至縣令
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之尤者也以輕
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知體要者
歟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
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
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内
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
部督刺史部督舉縣令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䟽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竊位興譏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勅稽停稽音朞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回避陛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鴞汙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論並平聲當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入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虔切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容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官爲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稱職矣太宗即以洎爲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爲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後同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

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難自知誠亦不易（易以豉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長音掌）不可令其自擧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擧之議魏徵以爲知人既難自知不易善令自擧恐長澆競之風誠爲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遂遞而考其德行道藝賓興于王此所謂鄉擧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擧吾見其自衒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

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爲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之事或一人而總兼之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爲司徒皐陶作士垂爲共工益掌山澤伯夷爲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爲九官五官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伯益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

今者其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並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珠音朱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以獻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言語不通必重譯而求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

(隙也)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

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經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之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

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朞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

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皐陶爲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亡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

年慶是年復脩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太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留心諮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爲善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追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矣

封建第八 凡二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邢國公兵部尚
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
國公並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户皇從
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爲從元弟從高祖平京師與兵宿衛
封淮安王上言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
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
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
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
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
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

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鄼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荊王從祖昆弟澤為燕

王並爲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爲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宗王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爲一家之

私於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胙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胙土而爵踊食邑禮典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之劉氏益彊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次子也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

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襲刺史

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後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過其數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鑑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磐

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書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沛人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為武皇帝漢高徒役之賤漢高

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必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願從者十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餘人由是起兵

去也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上聲勛與勳同重平聲放勛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爲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

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東遷避逼（周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聲）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秦世無閏餘百六爲周之阨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莽爲閏位百六爲漢之阨數也律曆志曰易九厄日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啓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謂侯而有四方所履疆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將閭秦公子爲

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爲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識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者甸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甸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爲九見周禮王畿千里之間俱爲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邦畿千里是也采地者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此言雖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用象刑之與治劉曹之末典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之時又豈可以帝世之法而爲治也紀綱弛紊斷可知爲鍥船求劒未見其可鍥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而不其惑乎不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楊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詣軹道旁而降不悟望夷

之釁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未堪羿浞之災羿音刈浞音捉夏帝相既
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耽于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因羿之室生子奡奡
弒帝相夏之貴臣殺浞後滅奡立帝相子是爲少康既罹高貴之殃罹音離羅
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爲昭黨所弒寧
異申繒之禍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而黜太子申后怒與繒
及犬戎殺王驪山下此乃欽明昏亂自卑安危固非守宰
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
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
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侵伐孤駘之役六
子盡髽莊華切髽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

貽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髽禮記曰魯婦人髽而弔崤陵之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羌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也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剖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

集後漢秦彭爲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讀曰甫杜前漢邵信
臣爲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爲政淸平民爲之語曰前有邵父
後有杜母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交阯人物無資
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爲神明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方
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爲侯伯則
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
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
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
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

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弃傳徵舒徵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日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手爲去聲後同九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鑑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倖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爲豫章太守請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

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爲鉅鹿太守何並爲潁川太守每之官妻子不入官舍班條之貴食不擧火後漢左雄爲冀州刺史在任不擧煙火常食乾飯剖符之重居惟飮水晉鄧攸爲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飮吳水而已南陽太守弊布裸身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祗裯而已萊蕪縣長髮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冉爲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爲利圖物何其奕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言二百者擧大數也次

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汴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溪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爲如字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

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而爲言獨

照神衰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雜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狄種改姓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橫之術從音蹤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

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

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弘奬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羣臣以宮中暑濕寢饍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簴上音筍下音巨縣鐘鼓之樹也皆以木爲之橫曰簨

縱眞曰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重平聲旦平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鍚其即叙文命史記以爲禹名夏書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絶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命才學

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為人君）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猝）請待斵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晩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人、平 幹）作鎭藩

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狡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子文楚令尹姓鬪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官政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黶音黯欒姓黶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後盈見逐盈黶之子也與

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音扶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

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
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云顏師古以爲不若
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
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
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貢禮
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
室羣賢作鎭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
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
上疏云云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
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室憂虞如寘
湯火緬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
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蠲除曩弊深協
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
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
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
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
於上且言臣等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
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
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
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强公等以茅土耶

詔停世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歲不同今
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始末云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
周室旣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
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
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蕃屛疆
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
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
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
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臣時制宜
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
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
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
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
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
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
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

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
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蘇
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
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
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
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
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
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
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壞列土脩
明侯甸之法何背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
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
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絶此仁之至義之盡而
出於人心之自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
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
其若夫孟子所言畿國削地六師移之之法
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削改變乎漢不能制
侯王衰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勅兵賁之
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盡固言之矣豈
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
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

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疆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擧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邦之良仕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編守內將

何暇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
信也夫爲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
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
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
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
重相制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
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
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
妬民之兼幷而自爲兼幷筦天下之私以自
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
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
非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
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
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
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
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
也後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
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
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

其間悖逆自恣負強梗化者不可勝數瓦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爲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與焉河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識爲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處爲言而以季世之弊處爲說此識爲偏著胡氏以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世則亦未敢以爲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帝畫野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疆之紛紜轇轕何餘有定故以封建爲非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爲是者泥於古之名也盍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拔其有治平之續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

哲王之良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

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爲治

貞觀政要卷第三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令平聲分去聲凡言定分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蜀貞觀十年始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

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
公豈以非己甥耶且恪英杲類我無忌曰晉王
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
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愚按是時承乾方廢東宮凶德未著太宗
出吳王使居藩屏欲其早有定分可謂處
之盡其道矣其後既立晉王又欲立恪卒
陷恪於死地何始終之矛盾耶竊嘗論之
漢高祖之欲易惠帝唐太宗之欲易高宗
皆為宗廟社稷之遠圖初不可以尋常嫡
庶之禮槩論之也合二君之事而觀之則
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太子
是也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之私矣子
房之不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
太子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
反為滅劉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
祖若能以天下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
勃謀之以恒易盈可也若吳王恪之在當
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嬖愛之私外不聞
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高宗之懦

弱不足以承宗廟之重故以社稷大計問之無忌無忌外雖爲正大之論内實懷外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於死地無忌之罪上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庶幾匡正唐室不致牝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真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爲樹置失宜(爲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

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旣立植寵日衰後以悖慢貶安鄕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層俚語曰俚音里俚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聲見音現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

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別嫌疑明嫡庶絶覬覦息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為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息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五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天子笑太宗目覩隋室之禍宜知所鑑矣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焉周竟見禍亂之端亟以為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覩太宗每事以隋為鑑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耶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月一作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

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之副故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踰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踰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爲世作法爲去聲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

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鉅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傳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

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

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傅脩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爲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爲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爲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是於不言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覬覦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忒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事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

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我言之（爲去聲後爲朕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行初秦王薦爲治中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爲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爲急（傳去聲）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

息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闚闟分去聲闚音窺闟音俞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善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

奏竊何之情頗靈漢王元昌同罪之誅益
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
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
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㒵年而
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
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

尊敬師傅第十 章凡六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少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敢言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謚曰貞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令平唐制東宮六率府分為上中下三等掌宿衛之事是為三衛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

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篇註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懍音凜嚴敬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幼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豉切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懍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爲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卽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敎太子尊敬師傅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以懍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

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君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夫音扶)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善論其極必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常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爲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屬官愚未見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爲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

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乃更爲法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爲高所弒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爲去聲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享于休則開導而訓言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

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音乎爲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爲親王者置師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泰之月廩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後卒有奪嫡之謀竟羅幽縶夫倣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結黨其毋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

王之賢求如河間東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粱高之上者乎爲君父者尚慎于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昆弟皇子爲親王者置師掌傳相訓導匡其過失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敎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入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朂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籍其門如市泰之月廩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後卒奪嫡之罪竟羅幽黜夫倣古賢王著書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植勢其毋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

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敢則於是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屬體盡敬於師傅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傅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是爲高宗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令平聲後同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德爲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則皆屈主祀之尊主祀一作

嗣主中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
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
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長音掌 未曾識憂
懼 曾音層 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
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干籥 夫音扶後同籥
音約干舞者所執之楯也籥樂管以竹爲之三孔長三尺以和衆聲者也 聽茲謠頌
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 甄音珎 歷考聖賢咸資
琢玉 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是故周儲上哲師望奭
而加裕 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號奭名公名成王以二公爲師保 漢嗣深仁
引園綺而昭德 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欲廢太子盈張良敎太子迎四皓高祖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爲太子舍人遷博士上書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賈誼獻策務口矣禮敎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爲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三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已行矣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義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
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
表於三朝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飾躬有漸
實恐歲月易往易以豉切隨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
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去聲思廣儲明暫顧闈
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
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臣時允
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且
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

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喻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楊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摛音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鎦銖萬代（鎦音溜銖音殊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十銖為鎦）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為大夫作離騷經為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以詞賦名）鍾張何階於入室（鍾繇字元常魏太尉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華）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喻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隟（與際同）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喻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孫謀）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叡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晩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閒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閑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
娣之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與內冀防微
慎遠慮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
納相違監撫二周監平聲監撫謂監國撫軍也未近一士愚
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
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
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嫌疑別彼列切今太
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已下無由接見假
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事俯
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

無因以進言寀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躅音跡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懃懃愚款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係十七年又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爲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正論之說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爲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子而教貴善則離遠東宮近師傅之諫當矣

愚按太子承乾既廢晉王治初立之後劉洎上疏條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可謂得人矣夫脩身正家之道敬大臣體羣臣親君子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出震繼明不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人事之相符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凡七章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箴美唐事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爲去聲後爲說同百姓

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量平聲處上聲)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長音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識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

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敢言此則湯帝有前鑑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王倫何益哉

愚按太宗君臨天下方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人使諫蚤建太子命東宮輔臣極言規正令有所裨益蓋望太子亦如己之從諫其意不亦深切哉惜乎承乾不足以副君父之意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文王之母太任爲人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

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乘平聲後同）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傅說言）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可以自鑑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過[illegible]於是遇事以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

也將飯而戒則知民生之艱劉矣乘馬而戒則知民力之困乏矣乘舟而戒則知民心之無恒矣休曲木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誡太子之辭未有切於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亦不過如是也迨夫高宗臨御其於子庶民猶知所以保養之意惟踈遠老臣失德宫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毋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後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解音解親君子遠去聲後同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爲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夫音扶後同膺期

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見擇官篇註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或吐飧而接士周公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得百姓之懽心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故得百姓之懽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昵與暱同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

聲

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宄音鬼書曰寇賊姦宄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愎諫違卜愎音辟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勳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七國反先擊梁梁殺虜有功謚曰孝齊冏姓司馬名冏晉齊王攸子也爲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還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琴招賓客喜文辭後坐反謀自殺謚曰厲東阿見定分篇註摧靡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伯有尊王室匡天下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帝時爲大將軍後爲反謀冀與妻皆自殺董卓漢獻帝時自爲太尉相國作亂被誅夷三族垂爲烱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資撥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定民和衆豐財者也使子孫無忘其章註云此武王七德之義總萬國

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玄曾之親也念

華蕚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宗子

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爲藩

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

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

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

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

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庶得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爲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耳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侯王鮮克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爲諸王善惡錄使知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鑑矣然唐室與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皆相與艱難共成大勲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建之內恩常揜義訓教之言雖切作服之心益寡好乃居移氣養移體有以汨其本然之善乎

豈人性之惡哉

貞觀十年太宗謂荊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謚曰獻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葦楚王瑋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之謚曰隱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致好去聲汝等鑑誡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

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

不為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

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

回閔子騫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

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泰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黃叔度名憲汝南人也郭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贊道類此四賢

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去聲

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

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

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譸音舟譸張狂貌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少子弗陵立是爲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燕璽書責之旦以綬自絞賜諡曰剌夫為臣子夫音扶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意諄諄矣既以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爲藩弼使其餘佩服斯訓何以尚玆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諄毋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以嫌疑爲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數之言雖切而表率之道未至邪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卒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

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鎭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爲去聲後爲立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幷蒙福也伋到郡招懷羣盜皆降）或與人興詠生爲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西羌爲寇堂討平之巴庸清靜生爲立祠）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衛太子之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

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國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炟和帝名肇)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陵思王荊也皆以謀逆自殺)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八擧義兵以已殺人不問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異未嘗操刀而使割也況膏梁之性雖正古人

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

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年幼而服土者何則一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國君之齒少則正卿當國法制秩然成王封小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迹此封建之世之事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也而使皇子之年小者居之非懦弱不自樹立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為龜鑑

規諫太子第十二 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

字高明太宗長子也生承乾殿即以命名貞觀初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遊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八年卒封常山王諡曰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

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戚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纆音墨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

勤勞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能釋層冰於瀚海變寒谷於蹛林蹛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置蹛林州漢書註云蹛林匈奴繞林而祭也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曰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誡篇註祗四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趍庭而聞禮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父道也梓俯子道也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均既雕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羣后之上（處上聲羣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匕鬯（上音比下音唱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灌地以求神者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

以矜尚必慾驕狠動慾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褻諂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遂隱心三星中爲君前爲太子後爲少子少陽之道斯諒震爲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爲家蹈夷儉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譏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省悉井切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覬披文而相質相去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昌文王名發武王名啓七百之鴻基遠扶蘇之副秦非有蔚於聞望聞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秦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

自立賜扶蘇死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尨涼冬殺金
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
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言火失其性而為災也既樹置之違道見
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遄作易曰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高感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為
諱惠結皓而囙良致羽翼於寥廓並見教飛篇註景有
數於鄧子成從理之深虐終生患於强吳由發
怒於争愽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文帝佞幸臣也强吳高祖兄仲之子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之帝曰天下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

帝使吮癰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

居儲兩時猶幼沖防衰年之[illegible]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三代之遺風徽漢武帝名儲兩爲太子時也亞夫周勃之子仕至丞相景帝甚重之言欲廢庚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嘗日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姧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背音倍據戾太子名漢武帝子也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宅日爲所誅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乃使充入宮治之充云太子宮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遂捕充斬之長安軍[illegible]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宣嗣好

偽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謇始

開道於匡韋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術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爲丞相多所獻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權用事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斷短而死

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

惟小善猶見重於通入當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共王元帝庶子也成帝博好經書爲太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材藝欲立爲嗣賴侍中史丹輔助太子得無廢

中興上嗣

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

繼體光武爲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爲明帝號顯宗明帝太子炟是爲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愛史贊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肅宗濟濟天性豈弟於穆后從諫惟淵體

五官在魏無間德音或受譏於妲己

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

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初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爲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

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

明皇名叡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驅獸於其中羣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

（分崩）中撫寛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纖掃江表之氛祲舉要荒而見覇（相云）（聲要音腰晋武帝姓司馬名炎晋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之小名也初晋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日中撫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晋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晋王位受魏禪國號晋）惠慶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慶上聲晋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瓘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懸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斁於凶邪安能奉其粢盛承此邦家（粢音咨盛音成晋愍懷太子名）

適惠帝長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董猸之爲非於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譖於帝廢爲庶人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修致戒於京鄗音鎬地名鄗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以韓非子賜太子重經術以爲寶洛政理之美惡齊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夫慰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爲盛帝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聲審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洛切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

者必佞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合而自臻 丸云

辟 直言王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

而見親 鬻音育 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 斁音妬亂也

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 萬

姓望撫我而歸仁 此一節述任用之失 蓋造化之至育惟

人靈之爲貴獄訟不理有生死之異塗冤結不

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

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恤隱之言

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畫像而民不犯畫像者畫衣冠異章服象五

刑也犯墨者蒙其巾犯劓者赭其衣犯宮者雜

其屨大辟之罪誅殊之刑布其衣裾無領緣

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見封建篇註此節述刑罰之戒一因取
象於大壯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乃峻宇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桀作瑤臺紂作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巧隨風搖動終無崩隕或通天而納涼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瘻蹶而受身殃瘻音遂蹶音蹶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蓄育鳥獸之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

亡成之○此一節述醟酒之戒 彼嘉會而禮通亶旨酒之爲德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酗醟以致昏酗音昫醟音詠酣怒也酖酒而成忒酖音耽湎音沔嗜飲也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以酒爲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周書周公作誥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此一節述甘酒之戒咨幽閑之令淑實好逑於君子好上聲逑匹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

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納其言而後止脫簪珥而思愆亦宣姜之爲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主乃有禍晉之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愛之生奚齊公有子八人惟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於是重耳走蒲夷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王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後因取褒姒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盡妖姸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鑑於前史此一節述色荒之戒

復有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日蒐田冬日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日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高深不懼夫音扶胥靡之徒韝緤爲娛小豎之事韝音鉤鷹帽也緤音揲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橜之理橜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銜橜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靦於獲多靦音腆慙也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禽荒之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貲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

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静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鸎囀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絶思於將迎（思去聲）猶允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自度聲被歌詞王褒上洞簫賦乃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賦詩日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闡雅言以賛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

冠去聲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 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 大稱所委稱去聲 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宮毓德之初羣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盖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歟後乃寖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之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嘗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墻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

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者足爲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朔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舉明經高第貞觀初數進忠言爲右庶子嘗撰五經義疏號爲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長音掌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聲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寫激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爵禮侈縱而於文史規誨猶未咈拒毋亦不難於知而難於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之辭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爲去聲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

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傳說告高宗之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頴達侍講（令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仍愽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虔切）夫為人上者（夫音扶）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茍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去上聲）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

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滛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冑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教誡篇註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頴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

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爲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漸音尖）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玄素叩閤請見（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朝音潮）陰以馬檛擊之（檛音查）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

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

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
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門不
異闤闠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
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
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
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
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
屬宮廢按後一書通鑑係十三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莫尊於王次曰后次曰世子用物不會是尊貴之故得肆爲費侈豈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冢宰之職豈入爲出得以九式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於被言豈非若臣之交失乎

范氏仲友曰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于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撾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言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人不肖有以自取亦文帝太宗所以處

之矣其道也何也文帝既立勇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魏王煬帝攘奪於其初魏王効尤於其後承乾目覩庶人勇之廢兹為是不得已之邪謀向使太宗於太子諸王之間早有定分則承乾雖不肖不至如是之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念乃賞擢張玄素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章疏之末果何益之有哉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

墻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昔趙盾匡晋（盾晉靈公大夫即趙宣子也）呂望師周（望太公也為周太師）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云聲）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比音鼻）曾無復監（曾音層）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

其手監門本防非慮監平聲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長官名千牛又復不見千牛官名見納諫篇

註

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名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昭翟音狄朝歌殷之邑名漢書鄒陽書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

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朕衆言之者心戰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識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明犬馬尚解識恩（解音懈）木石猶能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鑑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疢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

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羣竪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毛叔鄭畢公周之輔臣）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篇）

註 姬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賈生陳事於文帝（賈生即賈誼也見納諫篇註）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

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處上聲後同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内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内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凊或室有幼弱絶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災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

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敎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屛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紇音鶻紇干虜複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爲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苫枕塊）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前一書通鑑條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鞫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

胡氏寅曰詹事東宮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爲父子臣學爲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

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
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
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
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
臣是兩刺客之不
如其不能終宜哉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能盡其道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
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
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麑退日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是宣子以誠於
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無道于志寧上
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
殺之時志寧毋憂起復二人潛入其第見
寢處苫廬不忍而止是志寧以孝於親而
脫於禍也之二人者庶幾無愧於鉏麑矣
承乾之爲曾不如刺客之有人心也然亦
未聞有寢苫枕塊而任前人之國當輔翼
太子之任者太宗
志寧胥失之矣

貞觀政要卷第四